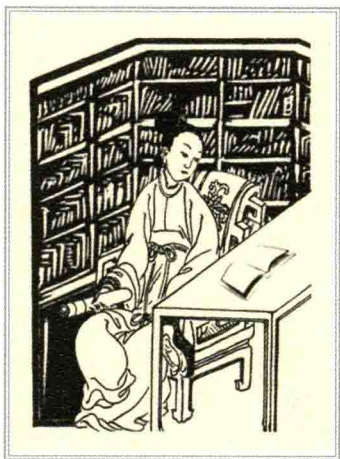


黄岳年 ◆ 主编

我在书房等你



旧雨别来已数春，相逢纸上见乾坤。
文人心事梦中寻，幸有书房娱小我，
何妨今日又逢君。
酒茶相对饮几樽。

中国·苏州

古吴轩出版社

黄岳年◆主编

我在书房等你

中国·苏州
古吴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在书房等你 / 黄岳年主编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, 2016. 7

ISBN 978-7-5546-0709-1

I. ①我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32515号

责任编辑: 张 颖

见习编辑: 戴 颖

装帧设计: 唐 朝 韩桂丽

责任校对: 周 娇

责任照排: 韩桂丽

书 名: 我在书房等你

主 编: 黄岳年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

Http: //www.guwuxuancbs.com

电话: 0512-65233679

邮编: 215006
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传真: 0512-65220750

出 版 人: 钱经纬

印 刷: 苏州日报印刷中心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6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46-0709-1

定 价: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0512-65640827

序言

最向往的是到各地漫游书店、书房，书店可以随意浏览，但书房是爱书人的私密场所，哪里能轻易示人。这就知道是一种梦想了。

去年，确定第十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甘肃张掖召开，按照最近几年的“惯例”，会议都会考虑出一本书，这也是有意思的事，不只是由参会的代表来叙述爱书故事，也可以扩大范围，写一写更多的有意思的事。那天，我们跟藏书票艺术家崔文川商量着做藏书票的事，聊着聊着，就说，可以做一本关于书房的书嘛。

还真是好想法，这几年有董宁文主编的《我的书房》、薛原主编的《如此书房》，一道道书房风景，看着就眼馋得不行，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，若来一次书房旅行，也是好玩的事。可是限于条件，只能在纸上欣赏爱书人的

书房风景了。

就这么着，定下了要弄一本书出来。然后，就是约稿。几个月下来，就有了这本书的规模。在我们最初的设想里，这不只是一本关于书房的书，也是关于书房记录的书，因之在内容上并没有做太多的限制，只要与书房相关即可。这样一来，书房也是洋洋大观，足堪玩味。

由书房引出来的话题，既有文人雅趣的一面，也有书房辛酸史，这都是书房带给爱书人的真实感受。

曾经，我们在文川书坊里聊天，说起今天买书不难，但住房不易，有书房也就更为不易了。不少人奋斗了一辈子，才有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房。这不能不说是书带给人的有些尴尬的温馨了吧。当我们在书房里逛世界，那种享受比做个美好的梦还要完美吧。

这么着，《我在书房等你》，其实更像是一个文朋诗友聚会的场所，在这里分享阅读体验、交流新旧书资讯，都在还原一个爱书人的最日常的生活。

“一会儿到你那里去？”

“我在书房等你。”

这就构成了书房里的约会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闲翻书页呢？是不是更有趣味些？我想，这样

一幅幅图景，也该是爱书人的最爱：用阅读抵抗荒诞，也可以用阅读分享生活，这就够了，书房并不仅仅是盛书的容器，而是充满了更多的温暖的故事。

朱晓剑

二〇一六年四月二日

目 录

序 言

【辑一】

名家书房

我的书房 陈子善 / 003

不才从小有书房 韩石山 / 005

杂树生花 罗文华 / 009

我的近楼 彭国梁 / 015

我的书房 王稼句 / 019

我的书房 潘小松 / 024

前花后菜中书舍 沈胜衣 / 027

“老虎尾巴”及其他 谢其章 / 032

所谓书房 由国庆 / 037

【辑二】

最美书房

杂乱无章秋缘斋 阿 滢 / 047

“知也无涯”话书房 韩三洲 / 051

沉静“九日斋” 黄荣才 / 055

弱水轩记 黄岳年 / 058

家有书房心自安 柯 林 / 061

- “半俗斋”里的幸福生活 陆阳 / 064
- 书·墙 潘小娴 / 068
- 我的“书窝” 王振良 / 072
- 我想拥有一座“蒙古包书房” 张阿泉 / 076
- 一枝斋语 周音莹 / 081
- 也算书房罢 白磊 / 087
- 唯求尽情适意 迭戈 / 091
- 书屋何名 韩晓辉 / 095
- 书柜成长史 冯传友 / 098
- 从书架到书房 兰祁峰 / 106
- 书房无故事 蓝紫木槿 / 110
- 飘来飘去的书 王国华 / 113
- 从无到有, 从有到无 谭宗远 / 118
- 书房梦成记 王志 / 123
- 亟待整理 周立民 / 127

我的书房 子 仪 / 133

我的“文园” 何 况 / 141

再谈“拙书堂” 谷 雨 / 144

我的“冰镜轩” 胡忠伟 / 148

“书枕斋”小记 李树德 / 151

樱花居·南窗斋 任 文 / 155

我的伪书房 邵 文 / 158

我的书房 孙永庆 / 162

从临田斋到梦田书屋 童银舫 / 165

灯语斋：新安江畔一书房 许新宇 / 168

我的书房 易卫东 / 174

盈水轩记 袁 滨 / 178

我的书斋 赵龙江 / 182

我的书斋“半瓶庐” 张进良 / 187

我的某某斋 张维祥 / 189

『辑五』

书房漫步

书房记 古 农 / 197

书间的幽光 黄 涌 / 203

书房的感想 李剑明 / 208

积树居絮语 姜晓铭 / 212

惭愧有书房 青 鹿 / 216

梨花楼 杨 栋 / 221

书房私语 张吉响 / 224

『辑六』

书房他说

金波的书房 安武林 / 231

在姜德明先生的书房 冯传友 / 235

葛水平的书房 杨沁洲 / 242

书巢记 小 庄 / 249

交道口北头条有座书房 谢其章 / 252

介子平的书房 犁 铧 / 257

文川书坊记 朱艳坤 / 260

成都的藏书楼，除了贡园，还有止一堂 朱晓剑 / 263

后 记 / 267

【辑一】

名家书房

我的书房

陈子善

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。

作为一个读书人，作为一个几乎毕生与文字打交道的教书匠，希望拥有一间书房，哪怕只是斗室、陋室，应该是可以理解的，并不属于过分的奢求。因为书房是他与中外先哲今贤心神交会之处，是他的独立思想得以萌生的策源地，也是他的自由精神得以休憩的理想场所，所谓“坐拥书城，何假南面称王”是也。

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有距离，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这距离还非常之大。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在大学讲台上讨生活，直到去年，我一直没有一间独立的、像样的书房，个中原委，一言难尽。越来越多的新旧藏书不得不挪来搬去，长期一分为三：一在我自己的卧室兼书房的住所，二在我父母家，三在我工作过的华东师大图书馆（先在办公室里，后移到堆放杂物的小仓库里）。在外人看来，我这是自作自受，何必收藏那么多

书呢，简直成了书灾，而在我自己却是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！

而今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，可以较为安心地与我喜爱的新文学初版本、毛边本、签名本等为伴了，也可以不受干扰地潜心研读我感兴趣的中外典籍了。书房里又陈列着我研究过的周作人、郁达夫、台静农，还有我与之有过交往的沈从文、冰心、唐弢等文坛前辈的大小字幅。陈从周、黄永玉两位的画幅，与我书柜里所宝藏的他们的著作互相辉映。晨夕相对，更感亲切和温暖。

书房又不可以没有名称。古人为自己书斋所起的室名不是富于诗意就是讲究出典。我搜索枯肠，草拟了几个，都不合适，最后干脆起名“梅川书舍”，这是大白话。我的新居就坐落在上海的梅川路上。又恳请董桥先生题写了室名，显得有点古色古香了。

记不清是否是知堂老人的话，书房是不能随便让人参观的，否则从你读那些书就可推断你有多少学问。我却不然。我的书房是兼作客厅的，无隐秘可言。“谈笑有鸿儒”，能够和识与不识的文朋书友在书房里浓茶一杯，海阔天空，谈严肃的，也谈有趣的，正是我的期待。一位同事到过我的书房后对我说：“你的兴趣爱好，你的专业训练，你的学术背景，在这间书房里一目了然。”我想，这是好事。

愿普天下的爱书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书房。

不才从小有书房

韩石山

看到许多学者感慨没有书房，或是书房兼了客厅，不由得生出些许羞愧与欣慰：不才何其幸也，从少年时起，几乎老有一间自己的书房。

记得是上高中的时候，也就是十五六岁吧，便将自己买的书，还有从家里翻出的书，放在后院的东房里，布置成书房的样子。书房就该有书柜，那时就知道这个。怎么办呢？找来两三个不大的旧式箱子，去掉盖子躺倒摞起来，权当是书柜了。这样因陋就简，原以为是可羞愧的事，后来见到许多大人物的书房里，有楠木箱子装的“二十四史”，方知当年自己无师自通的这个办法，原来竟是最贵相的一种处置。只可惜我的箱子不是楠木的，装的也不是“二十四史”。

我的书，有新有旧，档次并不低。那些旧书，大概是爷爷上学时买的，经过“斗争”，剩下的没多少了。蓝灰色的封底上有

个笨拙的三角形的图案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商务版图书的标志。新书全是我买的。那时我在外地上学，家境富裕，家里每月给我的生活费差不多可供两个人上学之用，剩下的钱几乎全买了书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不用说了，最可笑的是，还买过一本《墨子研究论文集》。一到了假期，劳作之余，便在这个书房里看书，偶尔也写上一篇小说或是散文，寄给省城的刊物。厨房在前院南房，与后院厢房之间，隔着一个院子、一个大客厅，到了吃饭时，母亲总要拉长声调，高高地喊几声，我才能听见。有时喊不应，就跑过来催促。只要我是在看书，她是从不责怪我的。

可惜那几年攒的那些书，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冬天，“破四旧”正乱的时候，全让弟弟给卖到废品站了。弟弟说，他是奉了爷爷之命。

大学毕业后，独身一人在吕梁山教书，今年在这个村，明年说不定又去了那个村，不管到了哪儿教书，总有一个书箱陪着，开学了取出来摆在书柜里，放假了收拾起来存在学校的库房里，或是放在学生家里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到县城教书，没几年便聚集起近千册书。按说在一个小县城里，买不下多少正经书，庆幸的是，一九八〇年春夏间，我在北京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了半年，其时各出版社都大量出旧版图书，见了好书，只要不是太贵的，眼都不眨一下就买了。秋天，在山西省汾西县城关公社以副主

任的名分深入生活，公社给我分配了一间大房子，一家人住宿，还有一间小房子，便成了我的书房。房子不太好，逢雨就漏，淅淅沥沥不断头。于是便取《九歌》中“荒忽兮远望，观流水兮潺湲”之意，给书房起名叫“潺湲室”。原是开玩笑，后来觉得也还不俗，一直用到现在。

一九八四年调到太原后，不管住处宽敞不宽敞，我一直有间单独的书房，且绝不放床。在这个家里，我实行的是专制主义，老婆孩子可以挤，我是不能挤的。他们也知道，爸爸的书房，不是什么享乐之所，乃是他们衣食的出产之地。我的买书，几乎成了癖好，像瘾君子吸毒一样，开销越来越大。妻子有时小声嘀咕一句：“不能少买点吗？”我总是眼一瞪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这就够少的了！”只有买重了的时候，妻子轻轻地说“这本不是买过了吗”，这才无话可说。

不必说我有多少书了。到了一定程度上，数目说明不了什么，得看是些什么书。我写《徐志摩传》《寻访林徽因》这些书，还有平日写的那些考据性的文章，所用的几乎全部是我自己的藏书。

我当专业作家将近二十年了，平日没事，就在书房里，要么看书，要么写作。看书在书桌前，写作，有了电脑之后，就在电脑前了。一台四通液晶显示机子，一九九二年买下，用了将近十年，